

學訊

香港路德會
協同神學院

學生會期刊：第五期
(二〇二三年 九月)

院長的話：

【以效法基督為中心，學生生活之三願】

院長 葉泰昌博士



如所週知，馬丁路德在其《馬丁路德對修道誓願的評判》(1521) 猛烈批評當時羅馬天主教的修道誓願。¹

本文嘗試從另一較正面的角度去看修道誓願。

從歷史角度，我們可以如此理解修道主義：

1. 修道主義之中，簡樸的生活來自聖經。施洗約翰的在曠野吃蝗蟲野蜜，凡物公用的集體生活，源於初期教會（徒 2：41-47，4：32）。修道主義之中的誓約生活，也可源於舊約聖經中拿細耳人分別為聖的誓願（民 6：1-8），修道主義之中的每天的固定時間禱告也源自聖經（詩 119：164，但 6：13），也是初代教會使徒彼得和約翰的習慣（徒 3：1，10：9）。
2. 修道主義的禁欲及獨身生活，也來自聖經。耶穌提到「有為天國的緣故自閹割的」（太 19：12）。保羅為專心宣教事奉主，自己守獨身。早期教會中的寡婦，是婦女祈禱團契的雛型。
3. 修道主義的避世固然可被理解為逃避脫離俗世，放棄社會

¹ 詳見《路德文集第四卷》449-588 頁。（在 2024 年 1 月我所任教的 617 課程《後期的路德：生活與著作》也會略為介紹。）

生活中的日常關係，躲避婚姻及家庭，是不符合聖經的。但修道主義中的清心寡欲，簡樸歸真，甚至苦行，目的不是為著苦行，而是一種操練。我自己年輕時最喜歡的一本靈修書，就是金碧士所寫的《效法基督》。該書由眾多獨立段落和信仰雋語所彙合而成，共分四卷：「培靈之路」、「論內心生活」、「論內心的安慰」、「論聖餐」。內容主要教導信徒在信仰上、生活中，一些應有的智慧及態度，如謙卑捨己、禁戒情慾、篤信主恩、堅守聖餐等等。據說這是中世紀每一個修道士的睡前必讀的靈修小品。

從制度方面，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修道主義中的修道三誓願的起源：

1. 某程度上，修道作為一個運動，作為一個訓練，就好像今日的神學院訓練，參加的學生有些是打算將來從事全職的教牧同工，有些是短期課程，兩者目的都是透過某些課程去充實某類知識，進而修練靈性生命，期以在社會俗流中，能夠敬虔度日，在堂會牧會，去宣教，去在機構中牧會，去作鹽作光等等！
2. 接受某些課程，教學需要地點，於是產生修道院（形式上就是神學院）；接受某些課程，需要填寫入學申請表，需要立志立願，修道誓願就產生了；隨後就有管理制度，申請加入的人需要經過一段考察期（試讀期），申請加入的人需要經過申請加入，需要經過主教的推薦（牧師的推薦信），隨而修道三誓願就產生了。
3. 修道三願包括：神貧，貞潔和服從。而西方修道院的開創者本尼狄克（Benedict 480-547，又稱本篤）指出所謂神貧，強調飲食節制及簡樸；所謂貞潔，強調禁慾；所謂服從，強調操練對《會規》的順服。而院長自己必須順服上帝和《會規》，像父親一樣為人。有對犯錯的規勸、訓斥、禁閉、體罰甚至開除的程序和步驟。《會規》要求全體參加體

力勞動，輪流做飯等。我讀神學時，在大圍信義神學院也是類似的模式，每天的固定時間一起早操，上課，午飯，溫習，晚飯和晚禱等。

4. 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反對修道主義中的禁欲，反對「聖品人員獨身制」，指出獨身不比婚姻聖潔，婚姻是神設立的一個正確逃避淫亂罪惡的途徑，也是繁殖後代社會責任的需要。他強調只有在婚姻裡的性愛是聖潔的。馬丁路德 1525 年與原為修女的凱薩琳（Catherine）結婚。在他的鼓勵和帶動下，許多修士和修女「還俗」結婚。

面對今日香港社會和教會，我們協同神學院的同學更需要以效法
基督為中心的三願：神貧、貞潔和服從。

1. 神貧，重點是生活簡樸，其實不單神學院的同學，甚至所有基督徒都應該學習生活簡樸，當然我們不需要也不可能好像施洗約翰的在曠野吃蝗蟲野蜜，也不大可能凡物公用的集體生活。對基督徒來說，簡約生活的動機來自耶穌基督。耶穌基督本為富足，卻甘願自貧來到我們當中，而祂在世所過的生活，也是一個簡約的生活模式。當我們說要學像基督時，也要學習過一個簡約的生活。
2. 貞潔，重點不是禁慾主義，不是性行為是邪惡、不聖潔的。重點不是獨身。重點是對耶穌的委身和貞潔。重點是跟隨耶穌度獨身生活的特殊方式。耶穌的獨身生活，其中含有很深的意義。獨身使人很自由的愛四周需要他的人，而不受到婚姻上某一種的束縛性，某一種的限制性。因此貞潔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以新婦的心態，有了耶穌為新郎，其餘都是次要的。神學院的同學，姑無論您仍是未婚，還是已婚，您們仍可對耶穌守貞，不單是消極地忠貞於耶穌，更應開放您們的生命，開放您們的家庭，自由的愛四周需要您們去愛的人。

3. 服從，重點是不要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上帝的道，培養良好的習慣為中心，其實修士們願意順從、接受嚴格的規條，我期待我們的同學也要接受嚴格的做功課的格式，按固定時間去上課，去做功課，去交功課，隨而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忠心順服的固定習慣，不斷內化上帝的道成為我們的性情，讓內心完全被謙卑和溫柔引導操練，才可以活出內外一體的敬虔生命。建立一個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生命。

我期待我們協同神學院的每一個同學，都在上帝面前立願：生活簡樸的神貧，對耶穌的委身和貞潔去愛周圍的人，操練服從，建立一個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生命。

阿們!

主席的話

【《學訊》的起源與發展】

學生會主席 周亦俊 同學

一個國家總有 5 年計劃，一間公司亦會有 5 年的目標，若你問學生會的「學訊」，在發展的初期，可有定下了 5 年的發展方針？我的答案是：「沒有！」只是五年過去，今天，當本人大膽地作點回顧，我們這一份《學訊》許印證著上帝的引領和盛載著祂滿滿的祝福！

記得於 2018 年，當時我正在學生會職員會中兼負著財政和學術的職位，大約在春初的一次學生會會議中，我大膽地提出，可否為學生會出版一份刊物，可望成為一個平台，好讓同學們以文字分享一些個人的情感、學習的經歷和生活的點滴等。想不到這個「膽粗粗」的提議，不但得到時任主席劉小明牧師的認同，更獲得職員會全體同工們的支持，事就這樣「開展」了。還記得「刊物」臨近出

版前，學生會需要為刊物「定名」，雖然「刊物」的出版人是「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學生會職員會」，但督印人還是「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院長」，即葉泰昌博士，所以順利成章，我們就請院長親自揮筆，他經仔細三思後，便給這份刊物取名為《學訊》，事就這樣「成了」！第一期創刊號《學訊》就於當年 11 月正式出版！

或許聰明的你會有所發現，近期《學訊》的出版日期，由原先的 11 月改為 9 月份才出版，這又何解呢？正如我前文所言，這真是上帝的引領和祝福。學生會本是按原定計劃在 2019 年 11 月出版第二期的《學訊》，然而，大家是否記得，2019 年對教會和神學院而言，都是一個受壓與蒙福之年。「受壓」是源於社會運動引致教會內部意見的分歧，甚或分裂，而在協同神學院攻讀課程的同學們中，這當然也包括職員會的同工，大都在教會中有事奉，甚或作牧者和傳道的角色，因此，當時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莫說是學生會的事務，就是連要交附的功課也趕及不上呢！然而，上帝的恩典卻是滿滿，「蒙福」之源恩澤於當年 11 月 24 日神學院第 32 屆的畢業典禮中，當屆合共有十四位神學生畢業，正式進入教會事奉，成為路德會各堂會的新力軍；只是，這可喜的背後，卻又令學生會職員會的五位同工，其中有四位要畢業離校，最終就只剩下我一人留任，同時要承擔新一屆主席的職務。所以，當年《學訊》的出版工序，亦無奈地要延後處理！

然而，感謝天父，在新一屆班子的同心協力下，《學訊》只延遲了數月，終於在 2020 年 4 月推出第二期，而第三期《學訊》也接著於 2021 年 4 月出版。期後，職員會同工們考慮到學季的安排，所以最終決定，將出版日期重新定為每年的 8 月下旬或 9 月初出版，這樣一來可以籍暑假的檔期，有較寬鬆的時間，讓同工們好好處理排版、校對和印刷的工作；另一方面，除了發放網上電子版本外，亦可配合神學院每年 9 月份的開學禮安排，同步印刷《學訊》紙本，並發放給參加開學禮的嘉賓和同學們共賞，這亦可謂天作之合，一舉兩得之舉。

感謝天父！阿們！……………（下期待續）

真理、聖靈、耶穌

在真理的長廊中展示福音

(約 16 : 12-15 · 徒 4 : 5-20)

劉少銘博士

(協同神學院客座教授)

真理是甚麼？

我喜歡買書，但書多卻不等於懂得真理。有人從事科學研究，或接受哲學訓練。科學不等於真理，哲學展現不同的真理觀。真理是甚麼仍是眾說紛紜。過去，我們想真理是合乎理性，邏輯的道理，結構完整的信息都是真理的特性；更重要的，真理有其絕對性。今天身處在後現代的社會。我們開始解構式看事物，用感性探求真理，也認為一切相對沒有肯定絕對性。今天，人會說真理後面不過是場權力遊戲。也有人想真理是新事，而不是真事。例如：追尋外星人的祕密；或用異夢異象來追尋真理都是新潮流的真理觀。有人認為真理若是信仰的話，不外是導人向善的道理。在追尋真理的迷宮中，約翰福音是認識真理很好的一卷書。彼拉多與耶穌會面，要查審祂是否猶太人的王時，問：「甚麼是真理？」(約 18 : 38) 或者他想知耶穌被解到他面前的「真相」是甚麼。真理追尋不能沒有真相。耶穌作為王，祂特要來世上給真理作證；追求真理者會聽從耶穌的教訓。此外，耶穌又曾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就沒有人到父那裡去。」(約 14 : 6) 這句話包含幾個意思。首先，真理關乎屬靈的事，也是回到天父的路。基督徒很喜歡說我們追求屬靈的事。今天的人喜歡說自己是屬靈人士，或屬靈追尋者；多於自稱為宗教人士或追求宗教。對基督徒來說，追尋屬靈是回到天父上帝那裡。人離開上帝，人就一片空洞。真理找回上帝才能回到安息的地方。同時，真理不是人一味找尋，也是上帝主動向我們啟示。其次，真理關乎耶穌的事：耶穌說：「我就是」(我是：舊約耶和華自顯時稱呼自己的方式)。「真理」是甚麼？認識耶穌，就是認識真理。最後，真理關乎生命的事。信徒的真理觀不是一套哲學；而是一種生命觀，如何過活，活得精彩。

真理、耶穌、聖靈

約翰福音 16 : 12-15 把耶穌和聖靈連起來；帶出聖靈和真理的關係。耶穌有很多真理要教導他們，但門徒不能領會；只等真理的聖靈來。耶穌明白我們的情況，祂差遣保惠師聖靈來幫助我們。約翰福音十六章經文講聖靈來了有甚麼事

發生。知罪、悔罪是聖靈的工作；叫我們進入真理，認識真理，也是聖靈在我們心中運行的目標。聖靈要引導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約 16:13) 聖靈啟示的真理是有根據的。反映預先有的奧秘把它轉達出來。並且把將來的事告訴人。耶穌在世時，門徒對十架救恩，和教會的角色毫不知情。因此，聖靈來了，要引導他們。教會和使徒的行傳也是聖靈行傳。聖靈讓人覺得耶穌利害。祂是珍貴，值得我們推崇的主。聖經說：「聖靈要榮耀耶穌基督。」(約 16:14) 有人問：「我們獨立追求聖靈，可以嗎？」我們要小心不要走到極端，甚至走入異端。單單追求聖靈的危機是變成靠自己的宗教觀，藉聖靈追求的聖潔生活而自以為屬靈。基督徒信仰是靠耶穌的宗教觀。即律法叫我們知罪；福音引導我們來到耶穌跟前，尋求赦罪。「因為祂(聖靈)要將受於我(基督)的告訴你們」。(13·15節) 意思是：聖靈要把關乎耶穌基督的事告訴你們。這句話回應了13節的說話「不是憑自己說的。」藉聖靈之名追求神祕經驗，追求異夢、異象，我們會變得疑惑多於肯定的把握。聖靈帶入基督真理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相反，很多神祕的體會不是人人都經歷。我們又不敢驗證，又沒有聖經可依為據。這樣，很快，我們就會離開以聖經為本，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走向神祕主義的危機之中。聖靈來，打開有關基督的真理，反而合乎聖經。聖靈來叫我們認識耶穌，更認識祂，我們對祂更有盼望。我再說，真理的聖靈叫我們走進基督，而不是走入神祕。我們不要以神蹟奇事，異夢異象為本，也不要將聖信徒分成不同等別，甚至不能說沒有這經歷就不是基督徒，也不要論斷哪個人有沒有聖靈，或者哪個教會有沒有聖靈。這都是極端靈恩派別人士對基督教會不盡不實不同的指控。講台的服事也要分辨真理、聖靈、和耶穌三重關係。我借用一位學者的話來說明：「我們要知道聖經的整體就是將耶穌彰顯出來。這是聖經神學的核心。今天包括講台的問題是：沒有找着核心，只叫人應用時，努力作好人，好的基督徒。卻一次，兩次，錯過把耶穌基督介紹出來，宣揚出來。〔雖然大家〕擁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聖經是神的話，我們有宣揚的託付。然而不知何故，對聖經的合一性、聖經啟示整體信息這些顯而易見的觀點，似乎淹沒在許多次要關切中了。」換句話說，當我們強調聖靈引導和生活應用時，有沒有關切怎樣體會耶穌，被耶穌改變。聖靈來，祂作為真理的聖靈目的是甚麼？就是幫忙我們更加認識救主耶穌，祂是我們生命的主。

彼得傳講怎樣的真理？（徒 4：5-20）

我們以使徒行傳彼得講論為範例，看看這位使徒如何把真理、聖靈和耶穌連在一起。彼得面對群眾壓力，因他們想知道彼得的神蹟如何發生（參看使徒行傳第三章）「你用甚麼能力，奉誰的名作這事呢？」（徒 4：7）事件發生在第 3 章，這章與前章連接起來，是一個故事的延續。領袖官長對神蹟成就的事有興趣，但彼得轉而叫他們對耶穌的事有興趣。神蹟或醫治不能獨立來看；也不是一味追求的目標。從神蹟帶進宣講基督的機會之中。在這裡我們問：「聖靈充滿有甚麼作用？」彼得被聖靈充滿，心被感動，很想把真理講出來。這真理就是耶穌的福音。用前面一個問題再問一下：真理是甚麼？首先，真理是耶穌基督。使徒行傳有一個共通的表達，就是神蹟奇事發生，然後人很驚訝是怎樣一回事時，門徒就站起來；站出來，講述耶穌的福音。有神蹟沒有神蹟，這不是關鍵的問題，有機會傳講耶穌才是最重要的。司提反的事件有沒有神蹟發生。沒有，但司提反把握機會講述基督受死的事。其次，真理是獨一無二。「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第三，真理不是世上一般的學問（不是一連串的學位，也不是一般學問）。官長看彼得等人是無學的小民。但他們的知識是有耶穌傳承的：「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4：13）最後，真理是可教導的。當這些官長禁止他們傳講真理時，就是指阻攔他們把耶穌的事講出來，教訓人。換句話說，真理不神祕，可經過教導而得到的。同時，我們可以得到相似的經驗。我們奉耶穌的名領受很多，我們對主認識相對也多。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祂要感動你，指控你是個罪人。祂引導你，降服在上帝真理之下。你用從神而來的真理，來判斷標準，作行事為人的準則。我們反思：每當你讀到一段經文，這經文有沒有指出當時的人的過錯（失落焦點）？我們（不看別人）有沒有犯相似的過錯？上帝的恩慈和耶穌的救恩，祂有沒有為我們留下榜樣？如何代替我們？對這失落焦點，對這過錯，上帝在聖經有沒有甚麼應許堅固我們的心。然後在聖靈引導下作出禱告：「上帝啊，我不是完全的人，求主叫我們不要依賴自己的義，但耶穌替我等罪人受死受害，拯救我們，為此，我們感謝上帝。聖靈啊，求祢繼續堅固我們信靠的心。阻止我們繼續在這方面犯錯，加給我們力量，勝過這過錯。引導我再次看救我的主感恩。阿們！」

評論「團契概念的本質與應用」之報告

黃金成同學

報告：「團契概念的本質與應用」

導言

神學和教會關係委員會 CTCR 根據 1977 年總會會議的要求，編寫一份關於團契概念的本質和影響的綜合報告。在「協同式」會議上進行的討論和對《聖經》團契研究的回應表明，有兩方面需要澄清：第一部分，概述了上帝的話語對團契本質的教導，並列出了基本的聖經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指導基督徒彼此之間的關係。第二部分的原則是對「教會—身體—平等」關係上的影響。CTCR 特別關注本報告中提出的團契原則在會眾，牧師和個人層面的應用。

一、團契的本質

A. 團契的聖經概念

1. 團契：參與一件共同的事情

希臘原文 koinonia（及其同源詞）中譯作「團契」是一個以其根源含義為根源的術語，最常出現在與存在於基督身體中的靈性統一有關，或是被用來指基督徒試圖在外部彰顯這種合一。新約的作者主要是表達信徒「參與一件共同的事情」的關係，建基於上帝的話語、共同生活在教會中，見證基督徒是和平與愛的合一關係，教會彰顯屬基督的外在合一。

2. 團契：上帝賦予的屬靈關係

a. 與基督合一

信徒與基督相交是屬靈與基督合一的縱向關係，不是我們自己能達到的、是因藉信祂而被賜予的恩典，這是神賜給所有基督徒的禮物。

b. 教會裡的合一、基督的身體

神聖的基督教會包括所有同屬基督的真信徒，真信心使在基督裡的真信徒（基督的身體）能與主進行屬靈的聯合、又以橫向的關係彼此聯繫在一起，這是上帝所賜的禮物。

3. 團契：外部關係的彰顯和維護

a. 在愛裡彼此忍耐包容

真信徒在基督裡屬靈的合一是神賜給教會的關係，這並非人的眼睛能看到的。教會在基督裡彰顯、讓人能看見的合一是外在的合一，雖然涉及人的努力，但也是上帝的禮物。

b. 為使教會邁向屬靈合一

為使教會邁向屬靈合一，福音必須正意地宣講，聖禮要正確地施行。

B. 團契的聖經原則

1. 所有同屬基督的真信徒是藉真信心在屬靈上與基督合一。
2. 真信心是藉聖靈的工作、藉福音(話語和聖禮)而產生的。
3. 聖經是傳講和教導福音的唯一規範；聖靈藉聖經福音在人心中創造真信心。
4. 對福音有真信心的信徒，會活出與福音相稱的善行。
5. 愛是基督身體最不可或缺的，是信徒成聖過程中必須實踐的(林前 13)。
6. 先知和使徒所教導的信仰是信徒得救、使教會可健康成長和擴展的聖經真理。
7. 若信徒心中是藉福音信仰生出信心並構成了教會的團契，就不可能與教會以外、與建基於不同的信心的信仰群體追求合一的教會團契。
8. 按聖經所教導的命令，與持不同認信的信仰群體的外在合一團契，不是一個可選的方向。
9. 就團契追求內外合一而言，教會先達成一致的認信是必須而且重要的，這是聖經的命令。

二、就教會(主身體屬靈層面關係)團契本質上的應用

A. 原則一非指定個別案件的範式

聖經提出的是適用於所有時代的教會、為追求合一團契的基本原則。

B. 教會就團契聖經原則的應用的簡單回顧

按聖經提出的團契原則，基督教會的團契是祭壇團契，教義上的合一是先決條件。在中世紀，自宗教改革後，路德宗強調教會的外在合一不是儀式問題，而是「教義及其所有條款」和「正確使用聖禮」；隨著 19 世紀「宗派主義」的興起，路德宗試圖通過與那些與他們有教義協定的教會機構宣佈祭壇和講壇團契，並通過拒絕與虛假教義的信徒進行教會團契來應用這些相同的聖經團契原則。以下是為實現外在合一的建議，及就聖經團契原則的評估。

C. 教會外在合一的模式

1. 協調

就教會「合一的概念和聯合的模式」，必須先尋求共識與協定(並不同達到有完整一致的信仰聲明)；追求協調合一的團契是試圖按照聖經命令，追求在教會中尋求外在的合一。

2. 多元復和

多元復和提供了嘗試實現跨宗派外在合一的團契模式；合一與復和不僅僅意味著共存的團契，而是真正的教會團契，包括承認洗禮、講壇和祭壇團契，相互承認教會聖工，以及見證和服務的約束性等共同目的作為團契最基本的要素。多元復和合一團契的範式，因各宗派教義的多元化，存在一個難以解決的模糊性，因不大相同的信仰觀點，不但會冒犯了另一宗派的信徒，實際上，是損害了聖經中團契的某些原則。

3. 選擇性團契

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被提議作為教會外在合一的典範，因為教會認識到，基於對耶穌基督的共同信仰，其教會成員已經與其他宗派的教會成員相交；然而，決定是否與另一個教會「選擇性團契」進行祭壇和講壇團契，是教會層面的決定。教會必須考慮的是選擇性團契就教義上所造成的混亂，因不同宗派所認信教義上的不同會造成不能清楚分開而無所適從。

4. 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教會宣言

從宗教改革一開始，路德和他的追隨者就在使徒信仰的認信基礎上尋求教會的外在合一。在基督下、在聖經基礎上「福音的傳播要符合對福音的純全的理解，聖禮要按照神聖的話語來管理」。隨著時間的流逝，路德宗派教會來到美國，為了避免宗派主義或分離主義以及混合主義或聯合主義，為尋求教會的外部團結，路德宗教會-密蘇里總會會議通過，使用基於教義和實踐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教會宣言模式。

從 1847 年成立之初，主教會議一直堅持在建立祭壇和講壇團契之前，與另一個教會機構進行正式的教義討論。正是基於這些原則，不同教會彼此之間的會眾可以稱另一個教會的牧師作為其牧師，前提是雙方教會層面事先必須已達成共識及協議，批准對方的牧師可彈性地作為自己教會的執行牧者。

因此，路德宗總會會議認為祭壇和講壇團契是有機合併的替代方案，是滿足基督身體成員尋求在外部彰顯其合一的神聖使命的可接受方式；這種教會宣佈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模式本身並不與本報告第一節中規定的任何聖經團契原則相衝突。

結論

在本報告的第一部分，神學和教會關係委員會試圖在回顧上帝的話語對這一概念的看法的基礎上，介紹團契的本質。我們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聖經中，團契被理解為從其根源意義的意義上理解為參與一個共同的事情。基督徒尋求忠於聖經教導的合一，是活在基督裡的合一信仰群體，符合聖經的原則是必須持守同一的認信；在愛中彼此忍耐，在同一信仰中保持在聖靈裡的合一，通過這種信仰，在基督裡成為一體。

在本報告的第二部分，藉評估教會就外在合一的團契模式的四項建議，就各模式團契性質的理解對教會層面關係的影響作出審慎討論；協調性、多元復和、及選擇性的團契，各自都違反了聖經就合一的團契的一些原則，因此並非今天教會層面之間可行的團契模式。

本報告認定只有「祭壇和講壇團契」能夠考慮到聖經關於團契性質的所有內容的可能性。雖然神學和教會關係委員會認識到「祭壇和講壇團契」並不是神命定的，也不是聖經授權的，但相信路德宗密蘇里總會會議，應該繼續尋求在教會身體層面上執行聖經團契的原則，方法是在教義和實踐中達成一致的基礎上通過「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教會宣言。然而，委員會認為藉著「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教會宣言，並不能保證教會與教會之間，能達至自動忠於聖經的團契原則。

實況是，現今信徒是活在這個「模稜兩可的宗派主義」的時代；通過使用「團契」這個詞，兩個不個宗派教會在信仰認信基礎上的協議建立正式的「祭壇和講壇團契」關係，

委員會建議總會會議在下一個兩年期內繼續研究「團契」專題，特別注意本報告中提出的團契原則對會眾、牧靈和個人各級基督徒之間關係和活動的影響。若總會會議能夠在這些層面上就團契性質的影響達成更大的理解和共識，那將是有益的。

後記：對負責任自由的懇求，在負責任的承諾的背景下

由於我們是總會會議的成員，我們一起就祭壇和講台團契的具體意義，以及我們宣告和實施它的方式，做了某些決定。總會會議成員對彼此的愛心承諾，就是要求我們服從我們的共同決定；基督的愛使同屬祂身體的所有成員同被建立造就，也將限制我們認真對待我們在總會會議中與其他成員所作的承諾。

筆者就上列報告的評論

筆者認為聖經清楚告訴我們，基督先受苦後得榮耀的見證，使人相信祂是主、是救主，所有信祂的基督徒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不但蒙恩成為父上帝的兒女，更即時活在聖潔的國度；所有屬基督的信徒都是「上帝國度裡的持份者」(啟 1:9)，就是同在基督裡、同在祂的國度裡(經歷苦難)、並一同忍耐；就基督徒團契的屬靈含義，亦可參看希伯來書 10:19-25。

筆者嘗試按報告順序作出評論及建議：

一. 團契的本質

A. 團契的聖經概念

1. 團契：參與一件共同的事情

筆者認為「參與一件共同的事情」是略有不足的；雖然，作者是以宏觀方式按照新約聖經概念去建構解說其論點，然而，因未曾重點陳述「基督徒團契」乃是源於基督先受苦後得榮耀的救恩、及必須以效法基督的信心、並忍耐到底同走屬天的旅程、常存盼望的心持續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團契生活(來 10:19-25、12:1-2；腓 1:5；啟 1:9)。

簡言之，團契的聖經概念與受苦的基督(主基督的愛)是息息相關的，基督徒的團契、與基督的聯合、及在基督裡的合一與主基督的愛(基督的受苦)是不可分割的聖經概念。

B. 團契的聖經原則

1. 所有同屬基督的真信徒是藉真信心同在基督的國度裡、在屬靈上與基督合一。
5. 愛是基督身體最不可或缺的，是信徒成聖過程中必須持續在基督裡的團契（林前 13；來 10：19-25）。

二、就教會（主身體屬靈層面關係）團契本質上的應用

C. 教會外在合一的模式

1. 協調

筆者認為這「合一的概念和聯合的模式」其實是藉同在基督國度裡的真信心，嘗試追求協調合一的團契，嘗試追求在教會中尋求外在的合一。

2. 多元復和

筆者認為這嘗試同樣是藉同在基督國度裡的真信心的原則；作者強調真正的教會團契，包括承認洗禮、講壇和祭壇團契，換言之，是把「團契」的定義重塑為「屬基督並擁有同一認信立場的教會團契」；筆者察覺到作者由此轉移重點，把「團契」與「敬拜」的概念放在一起，並接續以「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作出其報告。

3. 選擇性團契

筆者認為作者以「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強調團契是敬拜上帝的重點，是涉及聖禮、聖樂與聖道；為此緣故，「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的關鍵，就是「教會—身體—平等」關係上，必須建基於擁有一致的信仰觀點這基礎上。

4. 祭壇和講壇團契的教會宣言

筆者理解並認同作者就上述報告所得的理由，路德宗教會若要

繼續推行「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參與的教會擁有「共同的認信」是最為重要的。

結論

筆者認為作者藉報告的結論，大可把「團契」的定義優化，「參與一件共同的事情」可以只是順肢體相交式的團契（彰顯外在的合一、是彼此相愛的、為所面對的苦難及需要彼此代求）；又或是帶有使命性的團契（有共同目標，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繼而是「選擇性祭壇和講壇團契」，後者正是結論及後記所相關的焦點。

後記：對負責任自由的懇求，在負責任的承諾的背景下，筆者認為作者強調「總會會議成員對彼此的愛心承諾」是必須的。

引領

盧志廣同學

感謝主，可以在《學訊》再一次分享在協同神院學習中的點滴！

原本是一個旁聽生，今年正式轉為修學分的神學生，對一個讀書唔叻，英文低級程度，只有中三學歷的人來說，要在神學院修學分實在是困難的挑戰！尤其在時間上自知，一定面對非常大的考驗，因為實際環境上，還有自身的事情處理，例如；教會事務、全職工作、家庭中兩個還小的孩子責任上等等，當中時間上的分配，都是需要恩典搭救的！

但感恩在這個情況中，實實在在經歷到信仰的幫助，經歷到自以為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神學探尋的過程中，體驗到神學是生命的學問，認真研讀神學的人，必會對其人生、信仰，進行嚴肅反思。在反思的過程中，有時會在現實生活與靈性成長面對爭戰，但歸納結論，面對的過程，這都是有益的。因為真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方為成事，記得一句經文：「人生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 章 9 節）信靠著主恩的過程中，明白有學歷並不一定有知識，有知識並不一定有智慧！但深信沒有耶穌，就什麼不能作了。所以求主繼續施恩憐憫，靠主指引的力量一路學習成長，放膽上下而求索！求主幫助！



在此學習路程中，謝謝葉院長及 Dr. Oseka 的鼓勵！感謝讚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願平安恩惠多多加給我們學習中的弟兄姊妹同學們！阿們！

恩典之路

廖惠敏同學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立比書 4：13）

從工作到全時間神學生，這是一個極大的轉變和充滿挑戰的過程，而這個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決定，也是一個尋找生命意義的旅程。

從前的我，一直在追求事業上的成功和金錢上的穩定，每天都忙著工作，沉醉於處理不同人與事，以及海量的行政工作，那時候給我最大的成功感，就是從完成這些工作而得到的，而當時我亦與丈夫在教會服事一群過來人士，但在忙碌的工作後，實在沒有太多時間與心力關心他們，每每接到他們的來電，都沒有太多時間聆聽他們分享便要草草掛線，有天晚上，我與丈夫商量，說我想放棄現有的事業和收入，多點時間與他們同行，希望更明白及接納他們，之後我們夫婦二人同心為此事擺上禱告，尋求上帝的指引，最終在2022年9月，我離開了陪伴我十五年的工作環境，與丈夫一同在教會服事。



在離職之後，接觸到不同牧者，他們都不約而同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會否考慮讀神學？」而當時的我，只想把空出來的時間去學習更多與藝術有關的課題，對於讀神學這問題，我一概都表示「不會了」，但原來上帝是一步一步帶領我走上祂為我開展的新道路，最後，我順服於上帝的帶領之下，在道風山退修時，接受主的命令：進入神學院裝備。在2023年1月開始，我正式成為「以利沙計劃」全時間的神學生，在神學院裡，我學習了許多關於神學、教會和服侍的知識，並且學習如何把這些知識應用到現實生活中。

然而，成為一名全時間神學生並不是沒有挑戰，而一切的挑戰都是有價值的。我需要學習如何平衡學業、服事、家庭和個人生活；而離開了十五年的職場生活，沒有了穩定的收入，但感恩總會及神學院的資助，以及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奉獻支持，讓我可以放心走這條「恩典之路」，這些挑戰讓我更加順服和堅定、更加珍惜自己的時間和生命，而我亦相信上帝會照顧我一切的需要。

在此，我要感謝所有牧者：「感謝你們悉心的指導，未來繼續多多指教」；亦要感謝支持我的朋友和家人，特別是我的父母和妹妹：「感謝你們投以100%的支持與鼓勵」；更要感謝我的好丈夫：「你如今多了一個身份：師兄，感謝你支持我一切的決定，願意我們在這條恩典之路繼續攜手同行、彼此守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我的主，感謝主賜我一切，我會帶著期待的心，期待著未來的旅程，並希望能夠在神學院好好成長和學習，成為上帝合用的器皿，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大家好，我是路德會聖十架堂張家成傳道 (Matthew)，現時是協同神學院道學碩士的學生。

我年少時在聖十架學校就讀，且在聖十架堂信主及成長，現在能在這裡以傳道牧者身份作服事(已一年多的時間)，非常感恩。

這裡禾場很大，福音需要很多，而感恩聖十架堂有不少愛主及有心的弟兄姊妹，願在百忙的工作及生活中，抽出時間，參與前線的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團契的服事，成為團隊一同服事主，以致聖十架堂可以接觸及承載更多上帝的小羊，因這福音工作並不是傳道牧者單打獨鬥就可以承載到的事情。



青少年團契



兒童主日學

「一個罪人悔改，上帝的使者也是這樣為他歡喜。」(路 15：6-7、8-9) 我們原本都是迷失的羊，但上帝看我們為寶貴，透過不同的人與事，領我們回到祂的救恩中。在我們歸信主時，上帝與祂的使者都是非常歡喜快樂的。上帝比我們更愛我們接觸的小羊，當他們每一位歸信主時，上帝與祂的使者也是如此歡喜快樂。

願我們都帶著感恩的心，雀躍歡喜每一個靈魂得救的心，一同被主使用，收割主的禾場。

再接再勵地學習

李鳳梅同學

進入暑假的時間到了，對孩子們是最開心的時候，因為已完成一個學習年度。他們又長大一歲了，讀書、學業是孩子們成長的階段，也是他們成長的過程。

現在當我再次進到神學院讀書，總是會想到年少時在學校上課的情景。同樣在神學院也有放暑假，因為在七月份和八月份不用上課，大家也可以輕鬆一下。在課堂上，有時候也有摸不著的頭腦！感恩有同學們互相分享意見，使我不清楚的地方也明白過來。

現在的讀書，視為人生的繼續學習，因為在人生的旅途上，總會有每一個不同學習的階段，沒想到成為信徒了，竟也走到神學院上課，現在學習的是神學，一切都與聖經相連。



孩子們在學校裏尋求成長的知識，而我在神學院裏是尋求聖經裏的知識，使生命不斷改變，對教會裏的事奉更有幫助。感謝主！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老師的教導外，在必要做的功課上，真是需要主耶穌的啟示。

在這裏分享最近期完成的一個學科，是智慧文學，由開始上課到課堂完結，老師都是提點我們怎樣寫好一份釋經論文功課，而在課堂期間，每位同學都為自己要交的論文預先在課堂前做堂上報告及回應同學的報告，原來這樣就好幫助大家掌握這份功課的秘訣了。當我由開始上課時，已覺得很難明白！總感覺是艱難的功課，問自己能否做到呢？

在禱告中，求天父幫助，信實的上帝，祂已為我安排，所遇上的人和事，都給予寶貴的意見，就這樣才能有信心完成這份功課。反思主耶穌在我們各人的身上，都有祂一切的美意，今日的學習，他日的使用，自有祂的帶領。

聖經是知識的寶庫，也能與主相遇的機會。正如祂所說：「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尋見。」

（耶利米書 29 章 13 節）

CONGRATULATIONS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葉泰昌院長、馮達揚院牧

聯同

學生會全體職員

謹祝賀

以下同學們獲頒授相關學位之喜

(資料輯自第33屆畢業典禮程序場刊、排名無分先後)

周亦俊先生 (神學學士、神學研究碩士、道學碩士)

林偉雄先生 (神學研究碩士、道學碩士)

劉景駿先生 (神學學士、道學碩士)

陳慧卿女士 (道學碩士) 劉嘉怡女士 (道學碩士)

鄧迪豪先生 (道學碩士)

陳小蘭女士 (神學學士) 趙 炬先生 (神學學士)

李韋德先生 (神學學士) 雷震宇先生 (神學學士)

何昶灝先生 (神學學士)

CONGRATULATIONS



《從翻譯可能錯誤，再理解路德十架神學中基督受苦的意義》

雷震宇同學

「十架神學」在今天出現不同定義，筆者發現有研讀聖經的學者，指出《約翰福音》也有其約翰的「十架神學」。¹

然而，本文要探討的題目是路德的「十架神學」，因這「十架神學」予人一種吸引力，以至改革宗華人神學家林鴻信牧師，也曾經著書《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介紹其出處，是源自馬丁路德於 1518 年的《海德堡辯論》中所提出。不過，林牧師在《海德堡辯論》論綱 21 的翻譯上，有一錯誤：「21. 榮耀神學把壞的看成好，把好的看成壞的，只有十架神學能夠看清真相。」²因此認為：「榮耀神學顛倒是非，無法辨別真相，只有十架神學才能黑白分明，分辨是非。」³他並且指出改革宗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引述路德十架觀點，申論十架對人性的衝犯」⁴，認為「莫特曼從辯證觀點看十架神學，讓正反並列，呈現活潑的思想方式」。⁵

筆者受此啟發：究竟林鴻信牧師與神學家莫特曼有否可能錯誤理解「十架神學」呢？

一、誰的十架神學？是十架神學，還是十架神學家？

中文版《路德文集》第一卷，於 2003 年出版，在《海德堡辯論》論綱 21 的翻譯上是：「21. 榮耀神學稱惡為善，稱善為惡；十架神學正確道出事物的真相。」⁶

然而，於 2005 年出版簡體版時，《海德堡辯論》論綱 21 的翻譯上卻是：「21. 榮耀神學家稱惡為善，稱善為惡；十字架神學家正確道出事物的真相。」⁷

¹ 梁美心，《與約翰同讀舊約：再思約翰福音的十架神學》（香港：天道書樓，2015），頁 293。

²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台灣：校園，2004），頁 140。

³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頁 141。

⁴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頁 149。

⁵ 林鴻信，《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頁 149。

⁶ 馬丁路德，《海德堡辯論》，伍渭文編，《路德文集》第一卷（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頁 99 及 112。

⁷ 馬丁路德，《海德堡辯論》，伍渭文編，《路德文集》第一卷（中國：上海三聯，2005），頁 27 及 41。

原來，美國版《路德文集》在早期出版時，亦出現此錯誤，在後來版本進行了修正⁸，因此中文版翻譯《路德文集》時，也可能受到影響。不過，翻譯錯誤有否影響理解呢？

威瑪版《路德文集》⁹是：“21. Theologus gloriae dicit malum bonum et bonum malum, Theologus crucis dicit id quod res est.”

筆者認為莫特曼能閱讀德語，不受英語翻譯有誤的影響。莫特曼在其《神學思想的經驗》書中提到，他在 1948 年秋天到哥廷根唸神學。在冬季學期，當時經常停電，其老師伊萬德在燭光下朗讀《青年路德的神學》¹⁰，感染了莫特曼的學習小組討論《海德堡辯論》。莫特曼指出自己「接受路德早期的十架神學。對我們而言，這是真正的『基督教現實主義』：『十架神學說出甚麼是真實的狀況』。這是真的稱義教義：『罪人不是因為好而被愛，而是因為他們被愛，所以是好的。』」¹¹

從莫特曼的書中，能夠發現他受其老師伊萬德影響，也受到《路德聖經》，以及馬丁路德另一著作《論意志的綑綁》影響。然而，筆者認為莫特曼的「十架神學」是另一演繹概念，卻不是馬丁路德的原意。

二、十架神學家 VS 榮耀神學家

神學家保羅·阿爾托依茲(Paul Althaus)在其《馬丁路德神學》指出，在 1518 年的《海德堡辯論》中，路德把真正神學的精華描述為十架神學。其反面是榮耀神學。¹²榮耀神學在上帝的事工中認識祂，十架神學在祂的受難中認識祂。¹³十架神學貫穿路德的整個神學思想。所有的真正神學都是「關於十字架的智慧」。¹⁴

《海德堡辯論》論綱 21 的解釋，路德是如此指出：

「十分清楚，不認識基督的人就不了解隱藏於苦難中的上帝。因此，他喜好善

⁸ 格哈德·福德(Gerhard O. Forde)著，任传龙譯，《論做十架神學家》(中國：上海三聯書店，2017)，頁 73。

⁹ “Disputatio Heidelbergae habita,” in: *Weimarer Ausgabe*, Band 1, S. 353–374

¹⁰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著，曾念粵譯，《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香港：道風書社，2012)，頁 97。

¹¹ 莫爾特曼著，《神學思想的經驗：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頁 98。

¹² 保羅·阿爾托依茲(Paul Althaus)著，段琦、孫善玲譯，《馬丁路德神學》(台灣：中華信義神學院，1999)，頁 45。

¹³ 保羅·阿爾托依茲著，《馬丁路德神學》，頁 47。

¹⁴ 保羅·阿爾托依茲著，《馬丁路德神學》，頁 51。

工而不喜好苦難，喜愛榮耀而不喜愛十字架，喜愛強力而不喜愛軟弱，喜愛聰智而不喜愛愚拙。總而言之，他喜愛美善而不喜愛醜惡。這種人，使徒保羅稱之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腓 3:18)，……一個人不可能做了善功而不自高；只有當他首先被否定，遭受苦難的折磨，直至他自覺毫無價值的時候，才會領悟到他所做的善行並非出於他本人，而是出於上帝。」¹⁵

然而，筆者發現註釋路德十架神學的神學家，在引用資料時，並未有提及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的解釋》。路德在其論綱第 58 條的解釋能對「十架神學」提供更多亮光，例如：

「所以，我們也應當這樣具有上帝兒子的模樣(羅八 29)，誰若不背負自己的十字架跟從祂，便不配作祂的門徒(太十 38)，哪怕他擁有諸般的贖罪券。由此看來，自經院神學—這種欺騙神學(這是它在希臘語裏的意思)問世以來，十字架神學就被廢除了，從此一切都被顛倒過來。十字架神學家(即宣揚受難的和隱秘的上帝者)教導說，在十字架神學的上帝祝聖和賜福的一切最聖潔的聖物中，懲罰，十字架和死亡是最珍貴的寶藏，它們不僅受到祂至貴聖體的觸摸，而且得到祂至聖旨意的擁抱。」¹⁶

「榮耀神學家藉基督的寶藏仍在獲取金錢，十字架神學家卻將基督的功德白白賜人。但是，人們對十字架神學家不加尊重，最終甚至逼迫他們。」¹⁷

大家試想一想，忽略以上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的解釋》內容，會否失去對「十架神學」或「十字架神學家」整全的認識？

小結

因此筆者認為，讀者若同意路德提出的是「十字架神學家」，便應將《九十五條論綱的解釋》一同研讀，不可忽略。讀者若同意路德提出的是「十架神學」，便應將與「十架神學」相關的理念與文章，如路德另一著作《論對基督受苦的默想》¹⁸對「十架神學」理念的貢獻，也一同研讀，不可忽略，因為「十架神學」確是不能忽略上帝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啟示，尤其是在耶穌基督的苦難和十架中。¹⁹

¹⁵ 馬丁路德，〈海德堡辯論〉(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頁 112。

¹⁶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的解釋〉，伍渭文編，《路德文集》第一卷(香港：路德會文字部，2003)，頁 266。

¹⁷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的解釋〉，頁 268。

¹⁸ 馬丁路德，〈論對基督受苦的默想〉，林麗卿編，《九十五條~改革運動初期文獻六篇》(香港：道聲，2004)，頁 33-45。

¹⁹ 李廣生，《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運動教會歷史簡介(增修版)》(香港：道聲，2016)，頁 98。



A Protestant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Dr. Matthew OSEKA,
the Dean of Studies
(教務長 岳誠軒博士)

The Wittenberg Reformation of the 16th century not only changed 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ose communities, which embraced it, but also transformed their educational and social fabrics in a profound and lasting way. Let us look into the formation of one of the first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namel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in East Prus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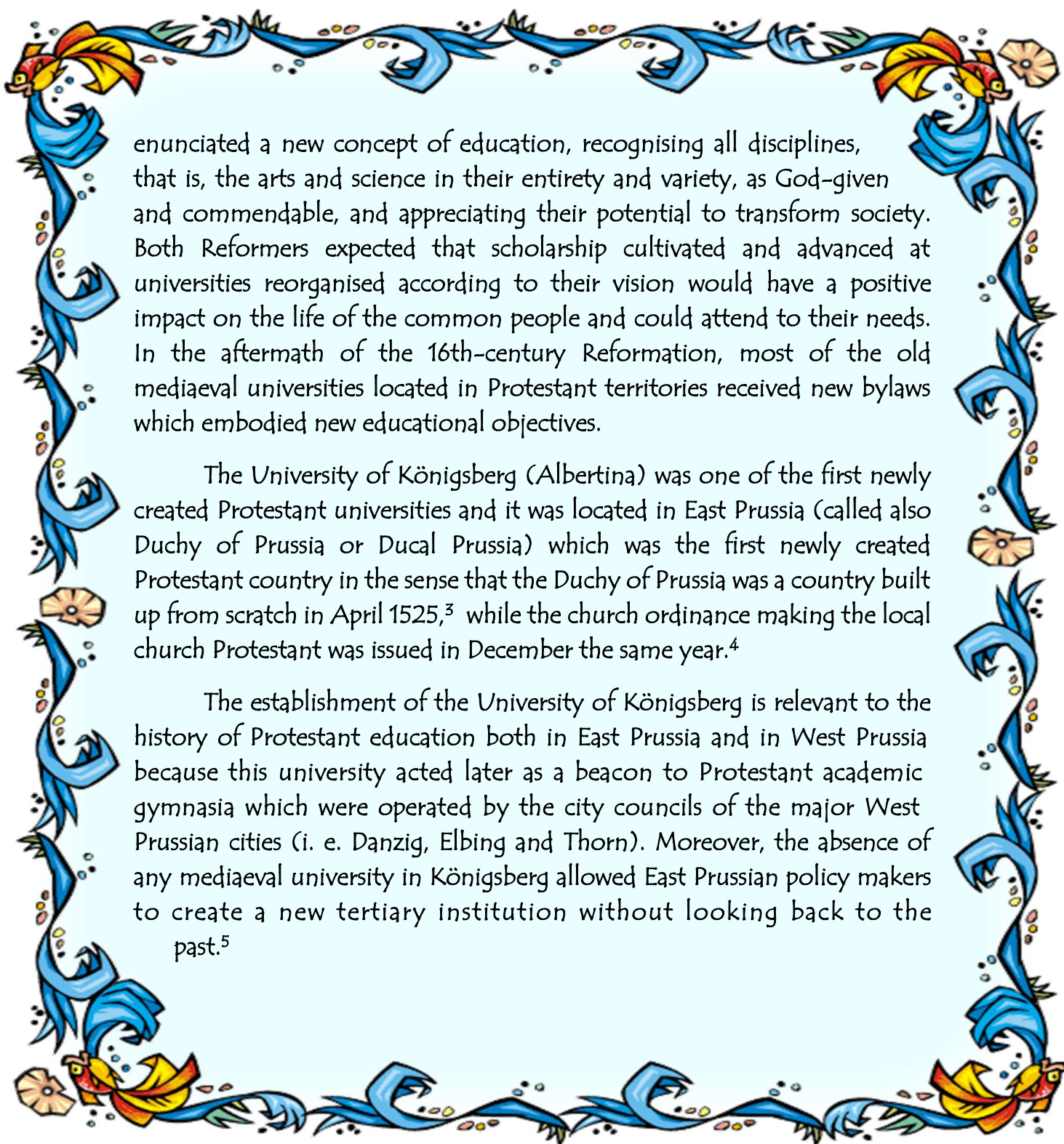
The foundation of mediaeval universities was customarily authorised by the papacy, to be more precise, it was approved by papal charters issued as bullae. Those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defined educational policy at tertiary level in mediaeval Western Europe provided that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as a highly institutionalised and formalised corporation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was unknown to the Graeco-Roman world (antiquity) and it never matured in the mediaeval Byzantine Empir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rticulated in the charters of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clearly gave prominence, predominance and preponderance to theology while other disciplines were treated as inferior or subordinate thereto. Occasionally, preferential treatment would be given to philosophy yet it was never put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theology. This kind of supremacy was espoused by mediaeval theologians. The enormity of academic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at mediaeval universities seemed to be proportional to their detachment and alienation from the needs of daily life as far as curricula and teaching methods were concerned.

The Wittenberg Reformers, especially Luther¹ and Melanchthon,²

¹ Martin Luther, "An die Ratsherren aller Städte Deutschen Landes dass sie christliche Schulen aufrichten und halten sollen (1524)," in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15 (Weimar: Böhlau, 1899), 27-53. *Idem*, "Eine Predigt dass man Kinder zur Schule halten solle (1530)," in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30/2 (Weimar: Böhlau, 1909), 517-588.

² Philipp Melanchthon, *Loci communes theologici recens collecti et recogniti* (Wittenberg: Klug, 1535).



enunciated a new concept of education, recognising all disciplines, that is,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ir entirety and variety, as God-given and commendable, and appreciating their potential to transform society. Both Reformers expected that scholarship cultivated and advanced at universities reorganised according to their vision woul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could attend to their need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6th-century Reformation, most of the old mediaeval universities located in Protestant territories received new bylaws which embodied new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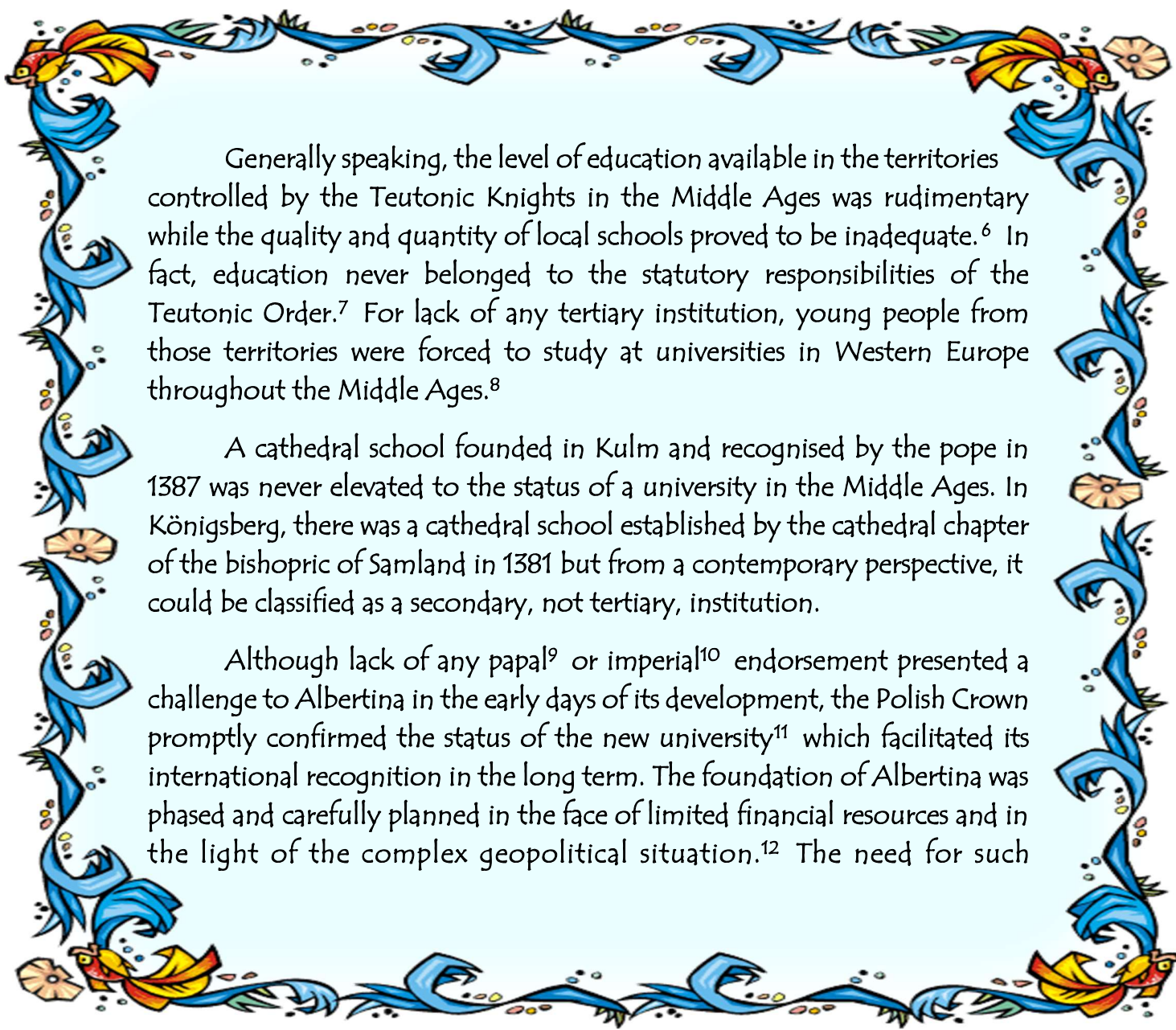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Albertina) was one of the first newly created Protestant universities and it was located in East Prussia (called also Duchy of Prussia or Ducal Prussia) which was the first newly created Protestant country in the sense that the Duchy of Prussia was a country built up from scratch in April 1525,³ while the church ordinance making the local church Protestant was issued in December the same year.⁴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is relevant to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education both in East Prussia and in West Prussia because this university acted later as a beacon to Protestant academic gymnasia which were operated by the city councils of the major West Prussian cities (i. e. Danzig, Elbing and Thorn). Moreover, the absence of any mediaeval university in Königsberg allowed East Prussian policy makers to create a new tertiary institution without looking back to the past.⁵

³ "Pax perpetua inter Sigismundum I. Regem et Regnum Poloniae, ac Albertum Magistrum Prussiae (Datum Cracoviae, die Dominica Palmarum anno 1525)," in *Codex diplomaticus Regni Poloniae et Magni Ducatus Lituaniae*, vol. 4, ed. Mathias Dogiel (Vilnius: Schola Piarum, 1764), 225-231 [No. CLXVIII].

⁴ "Artikel der Zeremonien und anderer Kirchenordnung (10. Dezember 1525),"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vol. 4, ed. Emil Sehling (Leipzig: Reiland, 1911), 30-38.

⁵ Daniel Heinrich Arnoldt, *Ausführliche und mit Urkunden versehene Historie der Königsbergischen Universität*, vol. 1 (Königsberg: Hartung, 1746), 1-18 [I, § 1-8]. Max Töppen, *Die Gründung der 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 und das Leben ihres ersten Rektors Georg Sabinus* (Königsberg: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844), *passi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vailable in the territories controlled by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the Middle Ages was rudimentary while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local schools proved to be inadequate.⁶ In fact, education never belonged to the statutory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Teutonic Order.⁷ For lack of any tertiary institution, young people from those territories were forced to study at universities in Western Europe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⁸

A cathedral school founded in Kulm and recognised by the pope in 1387 was never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 university in the Middle Ages. In Königsberg, there was a cathedral school established by the cathedral chapter of the bishopric of Samland in 1381 but from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t could be classified as a secondary, not tertiary, institution.

Although lack of any papal⁹ or imperial¹⁰ endorsement presented a challenge to Albert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development, the Polish Crown promptly confirmed the status of the new university¹¹ which facilitated it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 foundation of Albertina was phased and carefully planned in the face of limited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in the light of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¹² The need for such

⁶ Georg Christoph Pisanski, *Entwurf der Preussischen Litterärgeschichte*, ed. Ludwig Ernst Borowski (Königsberg: Hartung, 1791), 3-156 [I, I-X, § I-LXV]. Emil Waschinski,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im Deutschen Ordensland bis 1525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niederen Unterrichtes: Historisch-pädagogische Abhandlung* (Danzig: Bäcker, 1907).

⁷ Max Perlbach, ed., *Die Statuten des Deutschen Ordens nach den ältesten Handschriften* (Halle: Niemeyer, 1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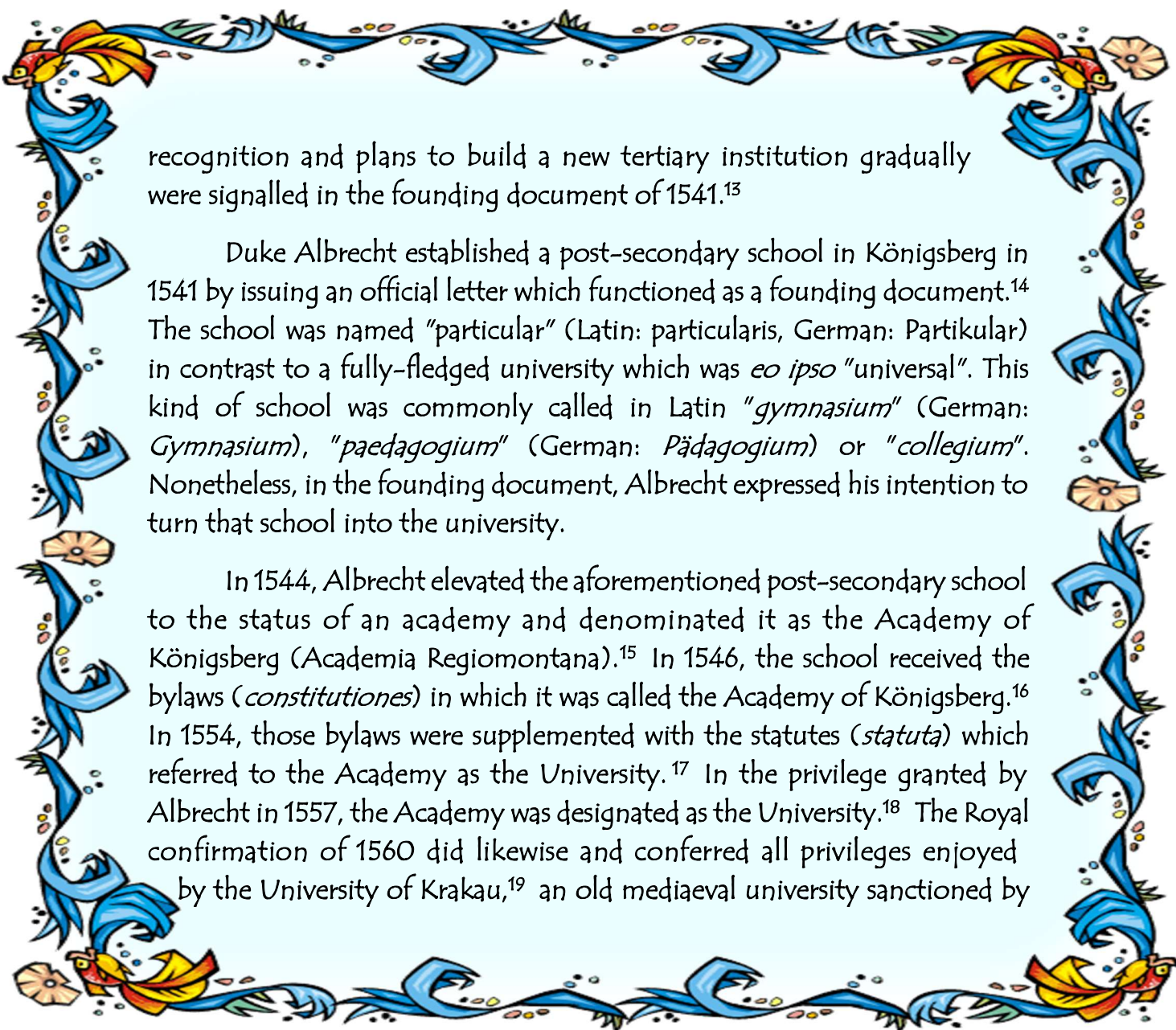
⁸ Perlbach, ed., *Prussia scholastica: Die Ost- und Westpreussen auf den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sitäten* (Leipzig: Spirgatis, 1895).

⁹ *Ausführliche*, vol. 1, 27-31 [Beilagen, no. 7-8 (1545)]. Töppen, *Die Gründung*, 111-118 [II, 8].

¹⁰ *Ausführliche*, vol. 1, 31-33 [Beilagen, no. 9 (1559)].

¹¹ "Confirmatio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März 1560),"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Prutenicarum*, vol. 1, ed. Georg Grube (Königsberg: Stelter, 1721), 268-271 [No. 89].

¹² Töppen, *Die Gründung*, 70-122 [II, 1-9]. Arnoldt, *Ausführliche*, vol. 1, 18-61 [II-III]. Tschackert, *Urkundenbuch*, vol. 1, 229-318 [II, I, II - II, II, I].



recognition and plans to build a new tertiary institution gradually were signalled in the founding document of 1541.¹³

Duke Albrecht established a post-secondary school in Königsberg in 1541 by issuing an official letter which functioned as a founding document.¹⁴ The school was named "particular" (Latin: *particularis*, German: *Partikular*) in contrast to a fully-fledged university which was *eo ipso* "universal". This kind of school was commonly called in Latin "*gymnasium*" (German: *Gymnasium*), "*paedagogium*" (German: *Pädagogium*) or "*collegium*". Nonetheless, in the founding document, Albrecht expressed his intention to turn that school into the university.

In 1544, Albrecht elevated the aforementioned post-secondary school to the status of an academy and denominated it as the Academy of Königsberg (*Academia Regiomontana*).¹⁵ In 1546, the school received the bylaws (*constitutiones*) in which it was called the Academy of Königsberg.¹⁶ In 1554, those bylaws were supplemented with the statutes (*statuta*) which referred to the Academy as the University.¹⁷ In the privilege granted by Albrecht in 1557, the Academy was designated as the University.¹⁸ The Royal confirmation of 1560 did likewise and conferred all privileges enjoyed by the University of Krakau,¹⁹ an old mediaeval university sanctioned by

¹³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66-171 [No. 75], specifically 170-171.

¹⁴ *Ibidem*.

¹⁵ "Diploma des Markgrafen Albrechts die Foundation der Königsbergischen Akademie betreffend (20. Juli 1544)," in *Ausführliche*, vol. 1, 22-27 [Beilagen, no. 6].

¹⁶ "Constitution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Juni 1546),"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71-179 [No. 76].

¹⁷ "Statuta sive Leg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19. März 1554),"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79-191 [No. 77].

¹⁸ "Privilegium der Königsbergischen Universität (18. April 1557)," in *Ausführliche*, vol. 1, 59-69 [Beilagen, no. 23].

¹⁹ Selected privileges: *Ausführliche*, vol. 1, 77-96 [Beilagen, no. 28-30]. All privileges until 1560: *Codex diplomaticus Universitatis Studii Generalis Cracoviensis*, vol. 1-5 (Krakau: Mankowski, Stelcel and Filipowski, 1870-1900).



the papacy, upon Albertina.²⁰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was instituted to provide education for young people from East Prussia in all disciplines useful to the community and to the church.²¹ Thus, equal attention was given to various branches of knowledge in the arts and science. Their dignity rested on the service to the neighbour which could be rendered by students equipped with knowledge, skills and attitud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studies.²² Therefore,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trained young people in jurisprudence, medicine, science (mathematics, physics), languages (Hebrew,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ology.²³ The curriculum of Albertina was broad by mediaeval standards and far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theology.

Furthermore, a mechanism for supporting poor students especially from disadvantaged peasant families was set up as far as tuition fees and accommodation were concerned.²⁴ Halls of residence and a canteen were to bring relief to needy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was support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by public funds, while individual donations both in cash and in kind were highly encouraged. Granted that the status of impoverished students entering Albertina was often registered in early matriculae, a noticeable enrolment of economically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can be verified not only as a matter of policy but also quantitatively.²⁵

All of that conduc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ider community, equipping and engaging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serve one another and thus, to serve their Creator and Redeemer.

²⁰ "Confirmatio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März 1560)."

²¹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²² *Ibidem*.

²³ *Ibidem*. "Diploma des Markgrafen Albrechts die Foundation der Königsbergischen Akademie betreffend (20. Juli 1544)." "Constitution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Juni 1546)." "Statuta sive Leg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19. März 1554)."

²⁴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²⁵ Georg Erler, ed., *Die Matrikel der Albertus-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 in Preussen*, vol. 1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10).

基督教之大學理念

教務長 岳誠軒博士 (Dr. Matthew OSEKA) 著

副院長兼院牧 馮達揚牧師 譯

16 世紀的威登堡改革 (Wittenberg Reformation) 不僅改變了信仰羣體的宗教景觀，而且深遠地轉變其教育及社會結構。讓我們細看其中一所最早的基督教大學之形成，即東普魯士 (East Prussia) 的柯尼斯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之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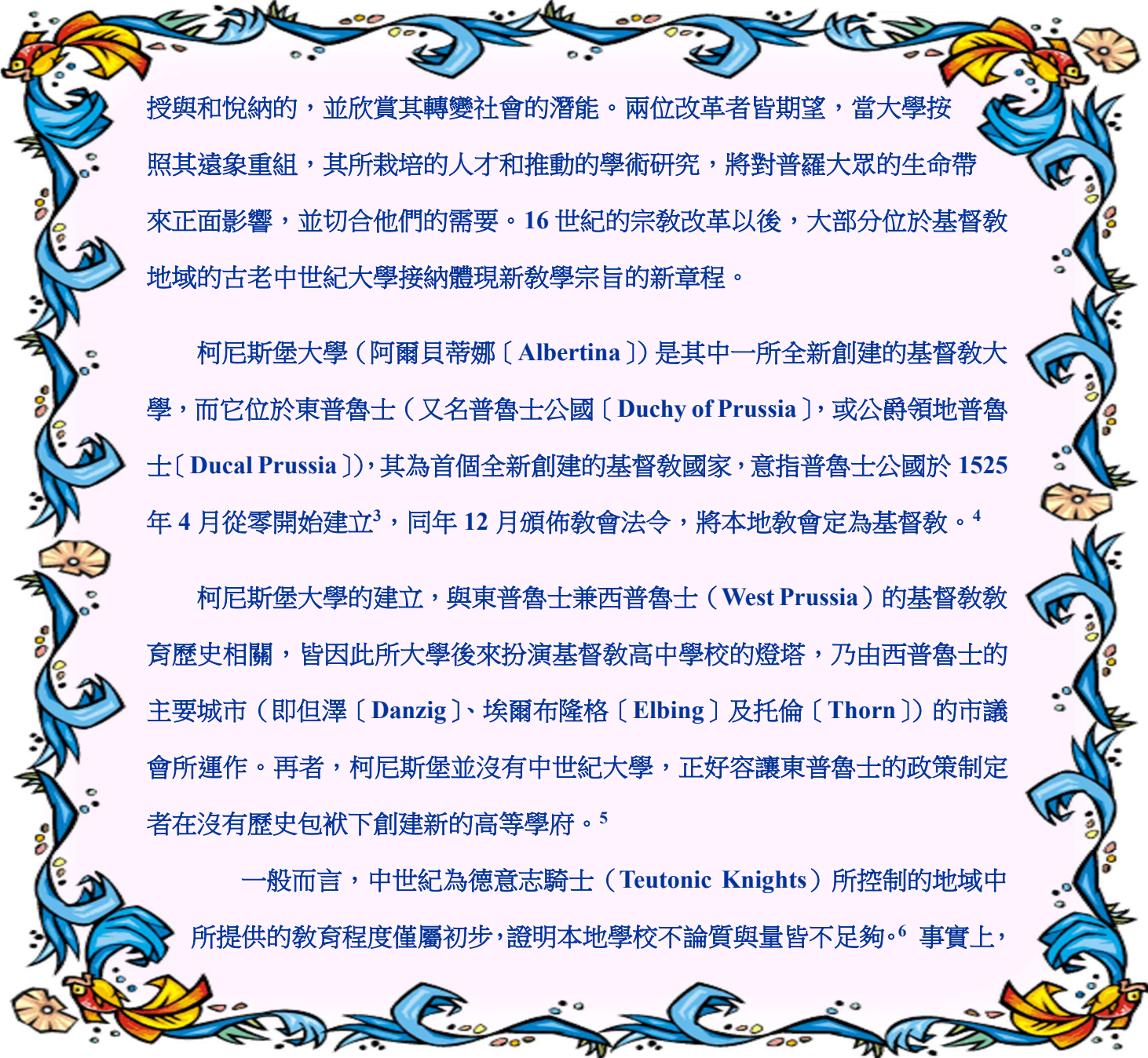
中世紀的大學通常是得教廷授權而成立；準確地說，乃由教宗所頒佈的詔書所認可。中世紀時期的西歐，其法律及行政文件將教育政策定義為高等，條件是大學作為老師及學生所組成的高度制度化及形式化的機構，是未曾見於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的，亦不曾在中世紀拜占庭帝國中成型。

中歐主流大學所表明的教學宗旨，顯然給予神學超乎一切的優越地位，以致其他範疇乃被視作低等或次等。哲學偶爾會被予以重視，卻難以與神學相提並論。此等優勢為中世紀神學家所贊同。就課程及教學法而言，中世紀大學所舉辦的學術活動，似乎大多都與其脫離世俗的生活態度相稱。

威登堡改革者，尤其路德 (Luther)¹ 和墨蘭頓 (Melanchthon)²，發表新的教育概念，確認所有範疇，包括文、理所有不同科目，皆為上帝所

¹ Martin Luther, "An die Ratsherren aller Städte Deutschen Landes dass sie christliche Schulen aufrichten und halten sollen (1524)," in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15 (Weimar: Böhlau, 1899), 27-53. 同上, "Eine Predigt dass man Kinder zur Schule halten solle (1530)," in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l. 30/2 (Weimar: Böhlau, 1909), 517-588.

² Philipp Melanchthon, *Loci communes theologici recens collecti et recogniti* (Wittenberg: Klug, 1535).



授與和悅納的，並欣賞其轉變社會的潛能。兩位改革者皆期望，當大學按照其遠象重組，其所栽培的人才和推動的學術研究，將對普羅大眾的生命帶來正面影響，並切合他們的需要。16 世紀的宗教改革以後，大部分位於基督教地域的古老中世紀大學接納體現新教學宗旨的新章程。

柯尼斯堡大學（阿爾貝蒂娜〔**Albertina**〕）是其中一所全新創建的基督教大學，而它位於東普魯士（又名普魯士公國〔**Duchy of Prussia**〕，或公爵領地普魯士〔**Ducal Prussia**〕），其為首個全新創建的基督教國家，意指普魯士公國於 1525 年 4 月從零開始建立³，同年 12 月頒佈教會法令，將本地教會定為基督教。⁴

柯尼斯堡大學的建立，與東普魯士兼西普魯士（**West Prussia**）的基督教教育歷史相關，皆因此所大學後來扮演基督教高中學校的燈塔，乃由西普魯士的主要城市（即但澤〔**Danzig**〕、埃爾布隆格〔**Elbing**〕及托倫〔**Thorn**〕）的市議會所運作。再者，柯尼斯堡並沒有中世紀大學，正好容讓東普魯士的政策制定者在沒有歷史包袱下創建新的高等學府。⁵

一般而言，中世紀為德意志騎士（**Teutonic Knights**）所控制的地域中所提供的教育程度僅屬初步，證明本地學校不論質與量皆不足夠。⁶ 事實上，

³ "Pax perpetua inter Sigismundum I. Regem et Regnum Poloniae, ac Albertum Magistrum Prussiae (Datum Cracoviae, die Dominica Palmarum anno 1525)," in *Codex diplomaticus Regni Poloniae et Magni Ducatus Lituaniae*, vol. 4, ed. Mathias Dogiel (Vilnius: Schola Piarum, 1764), 225-231 [No. CLXVIII].

⁴ "Artikel der Zeremonien und anderer Kirchenordnung (10. Dezember 1525)," in *Die evangelischen Kirchenordnungen des XVI. Jahrhunderts*, vol. 4, ed. Emil Sehling (Leipzig: Reisland, 1911), 30-38.

⁵ Daniel Heinrich Arnoldt, *Ausführliche und mit Urkunden versehene Historie der Königsbergischen Universität*, vol. 1 (Königsberg: Hartung, 1746), 1-18 [I, § 1-8]. Max Töppen, *Die Gründung der 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 und das Leben ihres ersten Rektors Georg Sabinus* (Königsberg: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844), 及各處。

⁶ Georg Christoph Pisanski, *Entwurf der Preussischen Litterärgeschichte*, ed. Ludwig Ernst Borowski (Königsberg: Hartung, 1791), 3-156 [I, I-X, § I-LXV]. Emil Waschinski,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im Deutschen Ordensland bis 1525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niederen Unterrichtes: Historisch-pädagogische Abhandlung* (Danzig: Bäcker, 1907).



教育從來不是德意志騎士團（Teutonic Order）的法定職責。⁷ 在整個中世紀時代，因著缺乏的高等學府，那些地域的年輕人被迫前往西歐的大學讀書。⁸

位於庫爾姆（Kulm），於 1387 年為教宗所認可的主教座堂學校，於中世紀從未升格至大學水平。柯尼斯堡有一所主教座堂學校，於 1381 年藉桑蘭（Samland）教區的座堂議會建立，惟就當時而言，僅可將之界定為中等而非高等學府。

雖然缺乏教廷⁹ 和帝國¹⁰ 的認可對阿爾貝蒂娜的早期發展構成挑戰，幸而波蘭王國迅速確立新大學的地位¹¹，長遠而言乃促成其國際認可。阿爾貝蒂娜之成立乃逐步推行，並在面對有限財政資源的情況下，按照其複雜的地理政治處境而細心計劃。¹² 1541 年的創始文件，正標誌此等認可和計劃逐步建立新高等學府的必要性。¹³

阿爾布雷希特公爵（Duke Albrecht）於 1541 年在柯尼斯堡，藉發佈用作創始文件的公函，來建立專上學校。¹⁴ 學校名為「專門」（拉丁文：*particularis*，德文：*Partikular*），與完全成熟、本身為「普遍」的大學形成對比。這類學

⁷ Max Perlbach, ed., *Die Statuten des Deutschen Ordens nach den ältesten Handschriften* (Halle: Niemeyer, 1890).

⁸ Perlbach, ed., *Prussia scholastica: Die Ost- und Westpreussen auf den mittelalterlichen Universitäten* (Leipzig: Spirgatis, 1895).

⁹ *Ausführliche*, vol. 1, 27-31 [Beilagen, no. 7-8 (1545)]. Töppen, *Die Gründung*, 111-118 [II,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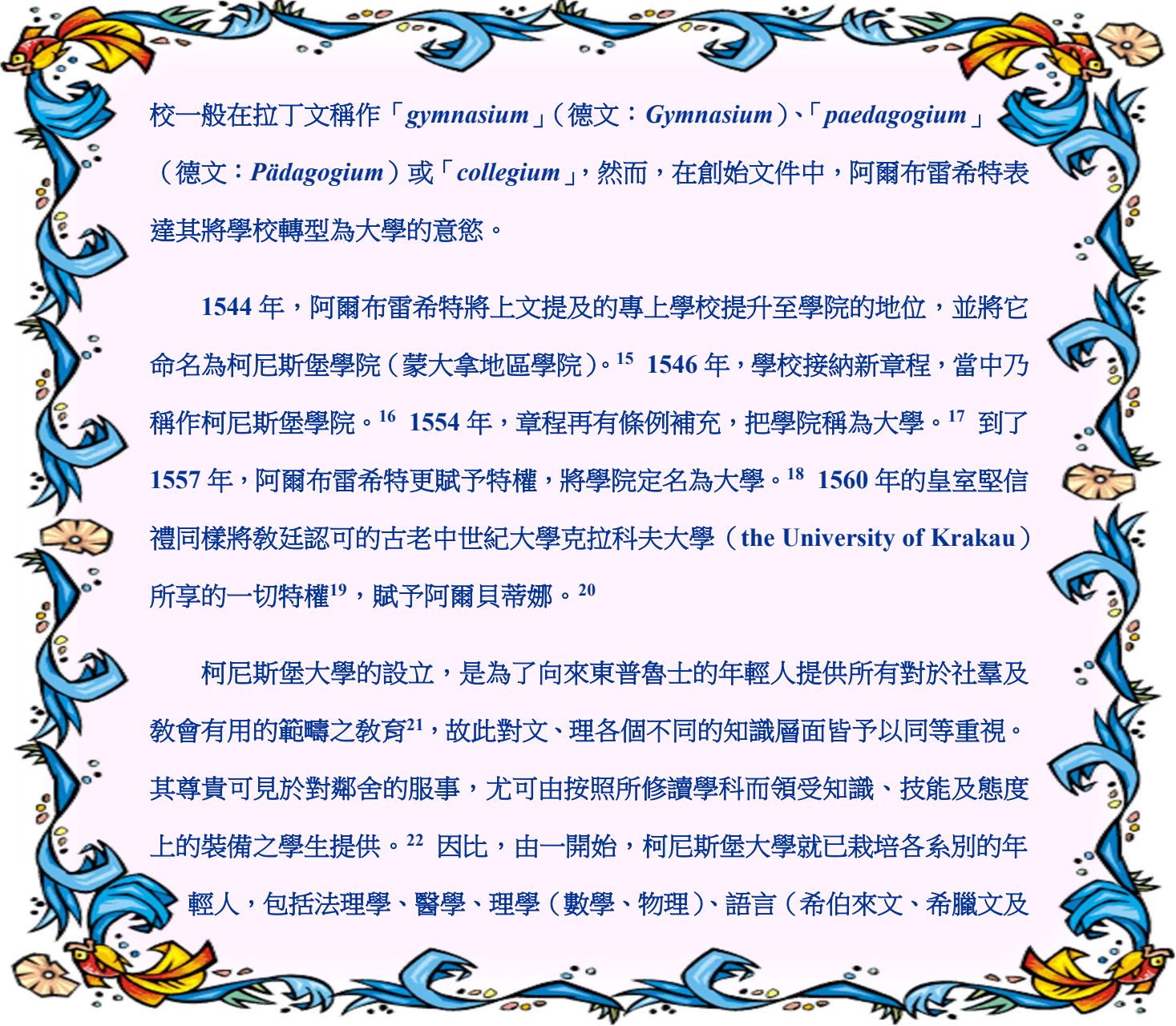
¹⁰ *Ausführliche*, vol. 1, 31-33 [Beilagen, no. 9 (1559)].

¹¹ "Confirmatio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März 1560),"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Prutenicarum*, vol. 1, ed. Georg Grube (Königsberg: Stelter, 1721), 268-271 [No. 89].

¹² Töppen, *Die Gründung*, 70-122 [II, 1-9]. Arnoldt, *Ausführliche*, vol. 1, 18-61 [II-III]. Tschackert, *Urkundenbuch*, vol. 1, 229-318 [II, I, II - II, II, I].

¹³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66-171 [No. 75], specifically 170-171.

¹⁴ 同上。



校一般在拉丁文稱作「*gymnasium*」(德文：*Gymnasium*)、「*paedagogium*」(德文：*Pädagogium*)或「*collegium*」，然而，在創始文件中，阿爾布雷希特表達其將學校轉型為大學的意慾。

1544年，阿爾布雷希特將上文提及的專上學校提升至學院的地位，並將它命名為柯尼斯堡學院(蒙大拿地區學院)。¹⁵ 1546年，學校接納新章程，當中乃稱作柯尼斯堡學院。¹⁶ 1554年，章程再有條例補充，把學院稱為大學。¹⁷ 到了1557年，阿爾布雷希特更賦予特權，將學院定名為大學。¹⁸ 1560年的皇室堅信禮同樣將教廷認可的古老中世紀大學克拉科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Krakau*)所享的一切特權¹⁹，賦予阿爾貝蒂娜。²⁰

柯尼斯堡大學的設立，是為了向來東普魯士的年輕人提供所有對於社羣及教會有用的範疇之教育²¹，故此對文、理各個不同的知識層面皆予以同等重視。其尊貴可見於對鄰舍的服事，尤可由按照所修讀學科而領受知識、技能及態度上的裝備之學生提供。²² 因比，由一開始，柯尼斯堡大學就已栽培各系別的年輕人，包括法理學、醫學、理學(數學、物理)、語言(希伯來文、希臘文及

¹⁵ "Diploma des Markgrafen Albrechts die Fundation der Königsbergischen Akademie betreffend (20. Juli 1544)," in *Ausführliche*, vol. 1, 22-27 [Beilagen, no. 6].

¹⁶ "Constitution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Juni 1546),"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71-179 [No. 76].

¹⁷ "Statuta sive Leg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19. März 1554)," in *Corpus constitutionum*, vol. 1, 179-191 [No.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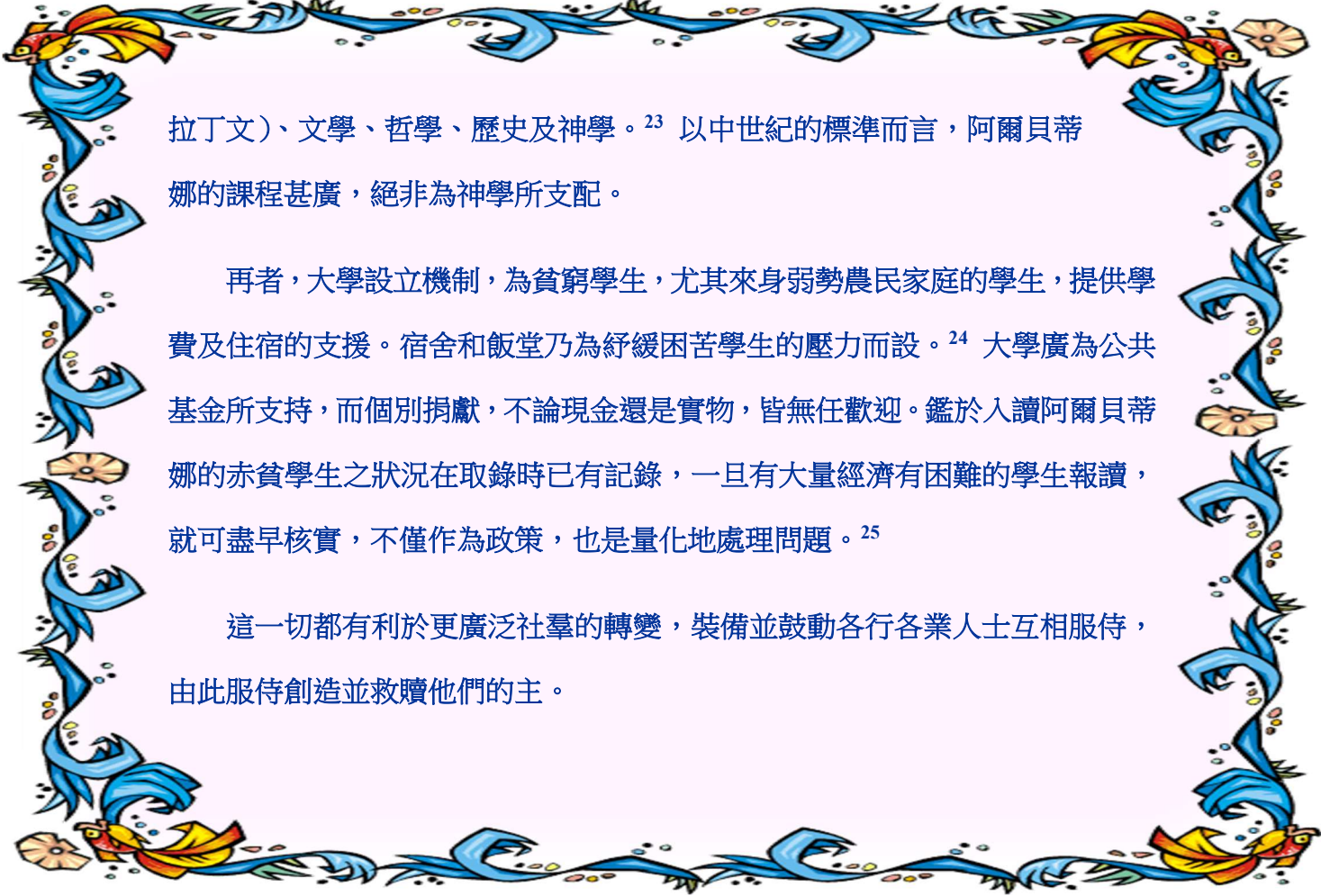
¹⁸ "Privilegium der Königsbergischen Universität (18. April 1557)," in *Ausführliche*, vol. 1, 59-69 [Beilagen, no. 23].

¹⁹ 特權選錄，參：*Ausführliche*, vol. 1, 77-96 [Beilagen, no. 28-30]。及至1560年的全部特權，參：*Codex diplomaticus Universitatis Studii Generalis Cracoviensis*, vol. 1-5 (Krakau: Mankowski, Stelcel and Filipowski, 1870-1900)。

²⁰ "Confirmatio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März 1560)."

²¹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²² 同上。



拉丁文)、文學、哲學、歷史及神學。²³ 以中世紀的標準而言，阿爾貝蒂娜的課程甚廣，絕非為神學所支配。

再者，大學設立機制，為貧窮學生，尤其來身弱勢農民家庭的學生，提供學費及住宿的支援。宿舍和飯堂乃為舒緩困苦學生的壓力而設。²⁴ 大學廣為公共基金所支持，而個別捐獻，不論現金還是實物，皆無任歡迎。鑑於入讀阿爾貝蒂娜的赤貧學生之狀況在取錄時已有記錄，一旦有大量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報讀，就可盡早核實，不僅作為政策，也是量化地處理問題。²⁵

這一切都有利於更廣泛社羣的轉變，裝備並鼓動各行各業人士互相服侍，由此服侍創造並救贖他們的主。

²³ 同上。"Diploma des Markgrafen Albrechts die Fundation der Königsbergischen Akademie betreffend (20. Juli 1544)." "Constitution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28. Juni 1546)." "Statuta sive Leges Academiae Regiomontanae (19. März 1554)."

²⁴ "Fundatio prima vulgo sic dictae particularis Regiomontanae (24. Oktober 1541)."

²⁵ Georg Erler, ed., *Die Matrikel der Albertus-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 in Preussen*, vol. 1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10).

督印人：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院長 葉泰昌 博士

出版人：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學生會職員會

校對：馮達揚牧師

排版設計：周亦俊